

芥舟學畫編

芥舟學畫編卷二

吳興沈宗騫熙遠甫述

山水

避俗

畫與詩皆士人陶寫性情之事。故凡可入詩者，皆可入畫。然則畫而俗，如詩之惡，何可不急為去之耶？夫畫俗約有五：曰格俗、韻俗、氣俗、筆俗、圖俗。其人既不喜臨摹古人，又不能自出精意。

平鋪直叙千篇一律者謂之格俗純用水墨渲
染但見片白片黑無從尋其筆墨之趣者謂之
韻俗格局無異於人而筆意窒滯墨氣昏暗謂
之氣俗狃於俗師拍授不識古人用筆之道或
燥筆如翔或呆筆如刷本自平庸無奇而故欲
出奇以駭俗或妄生圭角故作狂態者謂之筆
俗非古名賢事跡及風雅名目而專取諛頌繁
華與一切不入詩料之事者謂之圖俗能去此

五俗而後可幾於雅矣。雅之大略亦有五：古淡天真，不著一點色相者，高雅也。布局有法，行筆有本，變化之至而不離手矩矱者，典雅也。平原踈木，遠岫寒沙，隱々遙岑，盈々秋水，筆墨無多，愈玩之而愈無窮者，雋雅也。神怡氣靜，令人頓消其躁妄之氣者，和雅也。能集前古各家之長而自成一種風度，且不失名貴卷軸之氣者，大雅也。作畫者，俗不去，則雅不來。雖日對董巨倪

黃之跡百摹千臨亦自無解于俗蓋日逐於
時俗之所為而欲去俗其可得乎故惟能避俗
者而後可以就雅也是以汨沒天真者不可以
作畫外慕紛華者不可以作畫馳逐聲利者不
可以作畫與世迎合者不可以作畫志氣墮下
者不可以作畫此數者蓋皆沉沒於俗而絕意
於雅者也作畫宜癖則與世俗相左而不得
累其雅作畫宜癡則與世俗相忘而不致傷

其雅作畫宜貧。則每乖乎世俗而得以任其雅。作畫宜迂。則自遠于世俗而得以全其雅。如欲避俗當多讀書。叅名理。始以蕩滌。繼以消融。須令方寸之際。纖俗不留。若少著一點滯重。挑達意思。即痛自裁抑。則筆墨間。自日幾於溫文爾雅矣。

筆墨之道。本乎性情。凡所以涵養性情者。則存之。所以殘賊性情者。則去之。自然俗日離而雅

可日幾也。夫刻欲求存，未必長存；力欲求去，未必盡去。彼紛於內，逐於外者，亦思從事於茲，以幾大雅，其可得乎？故欲求雅者，先於平日平其爭競躁戾之氣息，其機巧便利之風揣摩古人之能恬快冲和瀟洒沉利者，實由擺脫一切紛更馳逐希榮慕勢棄時世之共好窮理趣之獨腴，勿忘勿助，優柔漸漬，將不求存而自存，不求去而自去矣。或曰：畫直一藝耳，乃同於身。

心性命之學。不緊難哉。曰。天下實同此一理。畫雖藝事。古人原借以為陶冶心性之具。與詩實同用也。故長於揮洒者。可資吟咏。妙於賦物者。易於傳寫。即如丹家煉形之道。亦是假外丹以徵內象。所謂外丹成。即內丹成也。明此理以作畫。自然出風入雅。軼俗超凡。不僅玩物適情已也。試觀古之作者。如郭恕先。黃子久。方從義。相傳皆屬仙流。雖不足據要。非凡品可知。夫品詣

若此尚何區區存雅去俗為哉

市井之人沉浸於較量盈歟之間固絕於雅道
乃有外慕雅名內深俗慮尤不可與作筆墨之
緣山谷謂惟俗不可醫以其根之深而蒂之固
也人自知識漸開以來凡所以誘之者無非耳
目口體之欲就傳而後或巧於名勢之捷徑或
導以聲色之移情迨出而接物又但以揣測往
復相尚則俗之蟠固於中者已久而不可解矣

一旦思效騷人墨客之所為。信手而塗。乃曰此披麻。此劈斧。侈口而談。乃曰若董巨。若倪黃。其在貧賤者。方汲於糊口。將日徇時好之不遑。既難與語六法之奧。其為富貴者。偶親筆硯。甫涉丹青。學識未深。而自許實甚。於是知者掩口而不言。諛者交聲。而日進。雖有妙質。未有不形格而勢禁者也。若夫通又才士。寄情託興。非不雅趣有餘。而不能必其出入於規矩動而輒合。

是謂雅而未正。至若師門授受膠固已深。既自是而人非。復少見而多怪。欲非之而未嘗乘乎繩尺。欲是之而未見越乎尋常。是謂正而未雅。夫雅而未正。猶可也。若正而未雅。其去俗也幾何哉。是在天資敏妙者。能於規矩中尋空濶道理。又當於超逸中求實際工夫。內本乎性情。外通乎名理。竒處求法。僻處合理。之所有不妨古人所未為。不必目中所經見識之所定。不必

慮舉世之我非。但當存知希之我貴。超物表遺世獨行。不須求如何得雅。而自與俗日相遠矣。

存質

凡事物之能垂久遠者。必不徒尚華美之觀。而要有切實之體。今人作事。動求好看。苟能好看。則人無不愛。而作者亦頗自喜。轉相因。其病遂至不可藥。今學者有志於此。務當尋古人脚

跟處先將舊蹟細。玩其筆痕如何結實墨韻
如何醞釀氣韻如何生動再看上下如何交却
層次如何明晰山楹雲氣如何掩映虛實如何
相生疎密如何相間濃淡如何相稱再看其峰
巒朝揖之狀林木爭讓之勢沙渚映帶之情村
落安頓之處房屋向背之方人物幽閑之致器
具陳設之所以妥適水泉道路橋梁舟車之出
沒往來且自問我為之必不能事。傳當若是

然後對之臨摹不必論古人之不能及要論我所不及古人其病在於何處久而得之即所謂脚跟處也其實不過去華存質之道而已矣夫華者美之外現者也外現者人知之若外現而中無有則人不能知也質者美之中藏者也中藏者惟知畫者知之人不得而見也然則華之外現者博浮譽於一時質之中藏者得賞音於千古審乎此則學者萬不可務外現而不顧

中藏也明矣。且華之用為巧，而纖則日遠於大方。巧而奇，必輕視乎正格。無大方而非正格，雖極其美麗，足以驚衆而駭俗。實即米老所謂但可懸之酒肆。豈是士大夫陶寫性情之事哉。質之趣近古，之象則如渾金璞玉。古之韻則如鄭草江花。精神內蘊而光華發越，有不可磨滅先景。片紙寸縑，後之人且以為藝林寶物。較之好華而流極者，相懸豈不天淵乎哉。孫過庭

所云人止業顯身謝道表。蓋即質與華之明驗也。

所謂質者。並非方幅拙實之謂。能不事挑剔點
錫。及虛浮不著實際之筆。即有得于質之道理。
蓋作畫筆痕。或一筆能該數筆者。或一筆能該
數十筆者。行筆時。但當掠取物之形神。不可刻
劃求似。致失行筆大意。更於剪裁形勢。聯貫脉
絡之間。無不合度。乃是大方家數。又能出之以

平實穩重方是質也。若直而無致板而不靈。又
是病矣。故欲存質者。先須理徑明透。識量宏遠。
加之以學力。參之以見聞。自然意趣近古。波瀾
老成。以是言質。乃質中藏得無窮妙趣。令人愈
玩而愈不盡者。境之極而藝之絕也。非參透各
家窮究萬變而後復歸於樸者。曷足以語此。
丹碧文采之謂華。亦畫道所不廢。而我所欲去
者。乃是筆墨間一種媚態。俗人喜之。雅人惡之。

畫道忌之一涉華端終身莫浣學者能定識力知其深以為害不使漸染則後此功夫皆屬有用然初學見之鮮有不悅而為之惑者故防之不得不嚴也前古士人通畫理者十人恒九其間美惡皆能辨之今則弁髦置之矣偶有雅慕者漫任己意以為之雅俗不能甄別趨向無過妍媚稍成片段衆口交推遂爾詡自得以為是矣迨至識者嗤之鑒者麾之而始知向者之

所趨皆誤也。豈不惜哉。然一經識者鑒者之嗤
麾。便能幡然改轍。未始不可登作者之堂也。亦
視其識力何如耳。

孫過庭謂學書有三時。余以學畫亦然。初學時
當求平直。不使偏跛邪僻。以就規矩。不令濃膩
塗飾。以求骨幹。中則開拓其心思。以盡丘壑之
變。遍尋其作法。以備材料之資。然必因前古所
有而擴充之。不當師心倍理也。後則絢爛之極。

歸於平淡矣。舉向者之所博涉而遠驚者，一約之於朴實簡易之中，似淡也。味之而愈長，似淺也。求之而愈深，功夫至此，則已顛毛種矣。

摹古

學畫者，必須臨摹舊蹟。猶學文之必揣摩傳作，能於精神意象之間，如我意之所欲出，方為學之有獲。若但求其形似，何異抄襲前文，以為已文也。其始也專以臨摹一家為主，其繼也則當

徧仿各家更須識得各家乃是一鼻孔出氣者。而後我之筆氣得與之相通。即我之所以成其為我者。亦可於此而見。初則依門傍戶。後則自立門戶。如一北苑也。巨然宗之。朱氏父子宗之。黃王倪吳皆宗之。宗一鼻祖而無分毫蹈襲之虞者。正其自立門戶而自成其所以為我也。今之摹仿古人者。匡廓皴擦無不求其絕似。而其身分光景較之平日自運之作。竟無能少過者。

此其故當不在於匡廓皴擦之際而在平日造詣之間也。若但株守一家而規摹之。久之必生一種習氣。甚或至於不可嚮邇。苟能知其弊之不可長。於是自出精意。自闢性靈。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面。不巖不蹈。而天然入彀。可以揆古人而同符。即可以傳後世而無愧。而後成其為我而立門戶矣。自此以後。凡有所作。偶有會於某家。則曰仿之實。即自家面目也。余見名

家仿古。注：如此斯為大方家數也。若初學時，則必欲求其絕相似而幾，可以亂真者為貴。蓋古人見法處用意處及極用意而若不經意處都於臨摹時可一，得之於腕下。至純熟後自然顯出自家本質。如米元章學書四十以前自己不作一筆。時人謂之集書。四十以後放而為之。却自有一段光景。細按之。張鍾二王。歐虞褚薛。無一不備於筆端。使其專肖一家。豈鍾

繇以浚復有鍾繇羲之以後復有羲之或
有之正所謂奴書而已矣書畫一道即此可以
推矣

時有今古之不同而心同手同法同安在古今
人不相及也且所用之法古人已盡之矣士生
明備之後苟能得古人所用之法以為法則心
手間自超凡軼俗矣夫天下無離性情以為法
者無古人之成法無以發我之性情耳然則時

雖有今古。若本性情以為法。因即法以見性情。則今古無少異也。故雖仿古。不可有古而無我。正以有我之性情也。以我之性情。合古人之性情。而無不同者。蓋以古人之法。即古人性情之見端也。法同則性情亦無以異矣。故仿古正。惟貴有我之性情在耳。假舍我以求古。不但失我。且失古矣。

筆墨之事。最忌拘攣。邱壑之生。最局勢之變換。

筆墨之情態非古人之成式無以識其運用之妙若前又偶如是我亦必欲如是則拘於墟矣至有典贍可法者乃其筆墨間動合法度堪為模楷假令仿者必欲筆筆求似不惟記憶為難亦且拘苦實甚人特患不能盡取古人之法懸於腕下苟能取之無非是我之性靈即無非是古人之眷屬今日所作是一個樣子明日所作又是一個樣子局局不同而筆筆是古乃是仿

古有我。

作偽者逞其心力。仿作古人之蹟。不但不知者
易誑。即素識畫理者。亦幾莫能辨。及識破。但覺
滿紙牽強。不待與原蹟對劾而知也。且有敝精
勞神於少壯之日。及其老也。反不能自作一筆。
其人未嘗無心思筆氣。但其仿時。不過刻求形
樣之似。而不究其所以然。亦不過取眩皮相之
目。而無志於所得。雖日對名蹟。何所裨益。蓋古

人自有其精氣借筆墨以傳之故貴古人筆墨者貴其精氣也乃徒取其糟粕而精氣反遺以是言畫何異向土偶衣冠求其笑言動作哉且古人所作其靈機妙緒應腕而來在古人亦不自知其所以者豈後人所得而摹仿哉故但泥其迹者不特失古人靈妙之趣恐汨其天機將終身無能畫之日矣惟以古人之矩矱運我之性靈縱未能便到古人地位猶不失自家靈趣

也。

自運

前言仿古必自存其為我謂以古人之法度運自己之心思也。此言自運又當復必有古法謂運我之心思不可暫忘古人之法度也。心思雖變化而無方法度則一定而不易故興會所至解衣磅礴曾未容面規矩而改錯也。故將欲作一畫必思筆法是取某家章法是取某家甚至

絕不相似之筆。而取資自在。毫無干涉之作。而理會可通。果其食古既化。萬變自溢於寸心。下筆天成。一息可通乎千古。信今傳後。非難致矣。特是風會之流。日趨日下。太古之跡。聲希味淡。不可得而摹擬矣。六朝唐初。其縑素不得傳于世間。有存者。亦係傳摹之作。然其高古之致。已足躋攀莫及。而細按其筆。乃不過極規矩之至。宋元遞降。意思猶皆近古。至其規矩之縝密。尤

非復後人所能望見。去古既遠，風會日靡，規矩日廢，遂至古意蕩然。原其故，蓋因取資未多，師心實甚，既不肯從古人喫緊處下實際工夫，驟欲自開門面，詭形殊態，自矜自喜，甚至訛以傳訛，轉相仿效，而庸耳俗目，又從而揚譽之。遂至漸染一方，家絃戶誦，或以古法詰之，彼且曰：古自成其為古，我自成其為我，嗟乎！安得好學深思，仔肩絕業者，拔起其間，豁彼羣迷，獨抽真慧。

追古人之模範為後學之津梁耶。如有知肆力於古之為益者。必且自初學以迄於純熟。無一日不從事乎古。乃是真種子也。今有時師於此求而習之。數年之間。便已稱能。或可齊之。若欲追摹古人。今年學之。未必不似。加以數載之功。而反不能。再加數年。愈歎莫及。更有終身由之。而卒若莫能到者。乃其虛心實力。愈進而愈不足也。而自人觀之。則已莫乎其不可及矣。以視

追逐於時師而數載可盡其道者烏可同日語
哉。

心之所運日出而不窮法之所存一定而不易
是以胸中邱壑原非我所固有平時徧摹各家
漸識其承接掩映去來虛實之故當揮洒時自
有一重一掩不寬不迫意思方得大家體段方
合古人邱壑若故意弄巧強為牽扯雖無碍於
畫理而甚遠於大方。

經營位置固以吾之心思運用。然平日所見名蹟。自來湊我筆端。即當取之以定一局之筆意。倘更有觸於他家。雖筆意不相類。而局段可採。不妨借彼之章法。以運我之筆勢。但令筆法不雜。便可一氣呵成。

吾人生千百名家之後。筆法局法。已為古人用盡。學者但得多見。而能記憶。作畫時。或將一家作主。或雜採各家之妙。即是好手。若恃己之聰。

明欲於古人法外另闢一徑。鮮有不入魔道者。切宜忌之。

有一人之筆氣。即有一人之習氣。習氣不除。筆氣亦壞。然則筆氣亦何足恃哉。故學者必須覓換骨之金丹也。覓法如何。蒐採之功。務令廣博。合眼便歷。見古人成法。又見某家法。是某家所生。某家法。是某家所變。分之則知其流。合之則知其源。加以淘汰之功。芟其繁蕪。漉其渣滓。

而獨於古人精意所存之處刻意求之工夫既久自然筆氣現出乃得與古人相通此換骨之法也如是則筆、是自家寫出即筆、從古人得來更能養之醇熟隨興所發意致不凡方可云筆氣之妙。

古人作法不一而其中有至一道理雖千百古人亦無不一者此在平日功夫識見能理會得的確實實在則自家運筆方能不與古人相遠為

是為非亦能自為檢察此處最為喫緊蓋自觀
已作通弊在回護苟能時時斷削自己則宿病
日消古意日增能自信者即可以信於天下而
傳於後世矣

靜檢生平所作其最得意者大都必有合於前
古某某之法而有意求合翻不能得焉然無意
而合者又非偶然撞著實緣平日曾有著意揣摩
一番工夫故機趣迎湊適然而遇此亦可見

居稽之效。凡有志於斯者。斷不可隨手塗抹而於古也。又不必襲其成規。但欲通其精氣。由此而漸有得焉。雖未必便到古人。亦是去古不遠。

會意

兩間之形、色、莫非真意之所呈。淺者見其小。深者見其大。為文詞為筆墨。其用雖殊。而其理則一。豈僅求之規模形似。便可謂已盡畫道哉。論畫者。謂以筆端勁健之意。取其骨幹。以活

動之意取其變化以淹潤之意取其滋澤以曲折之意取其幽深固也然猶屬意之淺而小者未可論於大意之所在也蓋天地一積靈之區則靈氣之見於山川者或平遠以綿衍或峻拔而萃律或奇峭而秀削或穹窿而豐厚與夫脈絡之相聯體勢之相稱迂迴映帶之間曲折盤旋之致動必出人意表乃欲於筆墨之間委曲盡之不綦難哉原因人有是心為天地間寂

靈之物苟能無所錮蔽將日引日生無有窮盡故得筆動機隨脫腕而出一如天地靈氣所成而絕無隔礙雖一藝手而實有與天地同其造化者夫豈淺薄固執之夫所得領會其故哉要知在天地以靈氣而生物在人以靈氣而成畫是以生物無窮盡而畫之出於人亦無窮盡惟皆出於靈氣故得神其變化也今將展素落墨心兩預計者不過何等筆法何等局法因而洋洋

濂：興之所至，豪端畢達，其萬千氣象都出於
初時意計之外。今日為之而如是，明日為之又
是一樣光景。如必欲若昨日之所為，將反有不
及昨日者矣。何者？必欲如何，便是阻碍靈趣。右
軍書蘭亭叙為生平第一得意筆，後復書數十
本，皆不能及其亦必欲如何故耳。若夫淺薄固
執之夫，今日為之如是，明日為之亦如是，即終
身為之而亦不過如是者，印板畫也。印板者不

靈之謂。工匠之為也。若士大夫之作。其始也曾無一點成意於胸中。及至運思動筆。物自來赴。其機神湊合之故。蓋有意計之所不及。語言之所難喻者。頃刻之間。高下流峙之神。盡為筆墨傳出。又其位置剪裁斟酌盡善。在真境且無有。若是其恰好者。非其能得大意之所在。何以若是耶。夫平直高深。山之形也。而意固不在於平直高深。勾拂點染。畫之法也。而意復不在於勾

拂點染。然則所謂大意者。乃謂能見真意之大
處。雖不關乎平直高深。勾拂點染。而亦未嘗不
寓於平直高深。勾拂點染之間。且必由乎讀書
間道。鑒古入神。意之所動。已自迥出凡表。而後
形諸筆墨。乃能獨得其大也。故尋是畫也。局同
法同。形體亦未嘗少異。而彼則氣味不醇。蘊蘊
易量。此則愈玩而無窮。淺藏而彌出。是故求之
形跡者。固屬卑淺。即局於流派。授受之間。而未

識古人措意之大亦畢生莫得預於高深之詣也已。

意趣之高下難以數計有攻之者窮年皓首反不及高人韻士偶爾託興之作蓋筆墨本是寫人之胸襟胸襟既開濶則立意自無凡近試思古人傳者皆是何等人品學問而庸者不過拾其唾餘此中大意全未理會便欲妄擬前賢何異夏蟲之語冰哉莫若虛心以玩徃蹟澄懷

以叅名理時有所會而日有得斷除襲取獨出
靈裁不悅時日常懷自勘若此下手庶幾有望
耳。

習於凡鄙者固難與語高遠習之既深并不知
何者之為高遠故下士聞道乃大笑之也今時
好手絕響有志筆墨者幾有欲濟無梁之歎一
遇能者不暇計其凡鄙與否而相見恨晚縱有
性靈翻為汨沒漸染已久一遇高遠之致將友

呀然笑之矣。是即所謂少所見多所怪者也。要
之萬事同此一理。但以品詣識見觀之。畫道雖
其工力尚淺。而凡鄙高遠之別。先須判然於心。
初學者。其必以此作入門之首務。

布置落落。不事脩飾。立意之大者也。平正踈爽。
直起直落。筆意之大者也。傳寫典雅。絕去俚俗。
畫意之大者也。安頓穩重。波瀾老成。局意之大
者也。寫屋宇得幽逸之意。寫人物得恬適之意。

寫漁樵得託隱之意。寫行旅估帆必先作閒曠
山人為主。以見物外閒觀之意。加以興趣高超。
筆致流逸。縱不逮古人。亦自加人一等。

立格

筆格之高下。亦如人品。故凡記載所傳。其卓乎
昭著者。代惟數人。蓋於幾千百人中。始得此數
人耳。苟非品格之超絕。何能獨傳於後耶。夫求
格之高。其道有四。一曰清心地。以消俗慮。二曰

善讀書以明理境。三曰却早譽以幾遠。到四曰親風雅以正體裁。具此四者。格不求高而自高矣。請申其說。筆墨雖出於手。實根於心。鄙吝滿懷。安得超越之致。矜情未釋。何來冲穆之神。郭恕先黃子久。人皆謂其仙去。夫固不可知。而其能超乎塵埃之表。則有獨絕者。故其手跡流傳後世。得者珍逾珙璧。苟非得之於性情。縱有絕世之資。窮年之力。必不能到此地位。故一曰清

心地以消俗慮。理無盡境。况託筆墨以見者。尤當會其微妙之至。以靜察其消息。豈淺嘗薄植者所得預。若無書卷以佐之。既粗且淺。失雋士之幽深。淺腐而庸。豈高人之逸韻。夫自古重士夫之作者。以其能陶淋於書冊卷軸之中。故識趣興會。自得超。元表不肯稍落凡境也。故二曰善讀書以明理境。松雪云。乳臭小兒朝學執筆。暮已自誇其能。是真所以為乳臭也。要知得

事筆墨者。初十年。但得略識筆墨性情。又十年。而規模粗備。又十年。而神理少得。三十年後。乃可幾於變化。此其大概也。而虛其心以求者。但覺病之日去。而日生。張皇補苴。救過不遑。何暇驟希名譽。及至功深火到。自有不可磨滅光景。足以信今而傳後。故三曰却早譽。以幾遠。到古人左圖右史。則圖與史實為左右。故作者既內出於性靈。而外不得不更親夫風雅。吮墨閒牕。

動合風人之旨。揮毫勝日。時抽雅士之懷。味之而愈長。則知其蘊之深也。久之而彌彰。則知其植之厚也。蘊深而植厚。乃是真正風雅。亦是最髙體格。南宋院體。且薄之如不屑。若刻劃以為工。塗飾以為麗。是直與髹工綵匠同其分地而已矣。故曰。親風雅以正體裁。四者備矣。而猶不得入古人之室者。吾不信也。在學者當先立卓識。掇定力。不務外觀。不由捷徑。到得工夫純。

熟自成一種氣象。吾固不能降格以從人，亦無不甘心而俯首矣。

學畫者最難恰好。其高瞻遠矚者，全未知規矩法度。已早講性靈如何，氣韻如何，任筆所之，無不自喜。到後來竟蕩無所得，因而漸廢棄。此過之病也。其甘於小就者，但解描摹形似，不問筆墨道理，少成片段，足以應求者，便自滿願。前蹟之妙，束而不觀。緒言之深，置而弗論，以至窮

年莫得皓首無聞。此不及之病也。豈知人之為學。貴在立志。者猶射之的也。焉有射而不中的。以為準者乎。始學射者。中者不得。什一久之。則能有百發。而百中矣。果能立志做第一等工夫。循序漸進。勿怠勿助。逐時自有成效。若先隳其志。不如其不為之逸矣。病在過者。吾惜其資稟之徒高。在不及者。吾惜其工力之枉費。甚矣恰好之難也。

格高者落、大方或氣餒凌人或風神絕世幾令學者河漢無極及細尋其踪跡但覺其意愈簡而愈多態愈老而愈媚至其所以致此高絕者則又今人所斷不肯為其故何居胸無卓識筆習恒難見之所不到力之所不能非不歎慕於平時而不能得之於腕下是不敢為也安於鄙陋狃於平庸鄙陋日深則天機已汨平庸既憤必俗慮多拘若見高古之蹟非但不類仿效

且必驚其懸絕而怪其不類是不肯為也夫不
敢為者倘幸遇明師開示知其過而改轍焉則
尚可為也若不肯為者已自定其成見其於高
古道理方將非之笑之縱取宋元名蹟指出妙
緒以告之彼必掩耳却走蓋其心思耳目已與
茲理隔絕直是無藥之病矣有志者於此務斷
除此二項稍涉凡近猛力以攻求古人之所以
高絕者以致力焉得尺得寸庶幾無負

今人大患。是學得幾筆。輒曰便可應酬。豈知古
人直以己之身分。現作筆墨。以示後世。後之人。
因其跡。以慕其品。而如見其人者。夫何可忽也。
且筆墨本通靈之具。若立志不高。則究心必淺。
徒足悅小兒之眼。而見麾於作者之堂。若是則
有累於筆墨者。亦大矣哉。

取勢

天地之故。一開一合。盡之矣。自元會運世。以至

分刻呼吸之頃無往非開合也。能體此則可以論作畫結局之道矣。如作立軸，下半起手處是開，上半收拾處是合。何以言之？起手所作窠石及近處林木，此當安屋宇，彼當設橋梁、水泉、道路，層層掩映，有生發不窮之意，所謂開也。下半已定，然後斟酌上半，主山如何結頂，雲氣如何空白，平沙遠渚如何映帶，處處周到，要有收拾而無餘溢，所謂合也。譬諸歲時，下幅如春，萬物

有發生之象。中幅如夏萬物有茂盛之象。上幅如秋冬萬物有收斂之象。時有春夏秋冬自然之開合。以成歲。畫亦有起訖先後自然之開合。以成局。若夫區分縷析。開合之中。復有開合。如寒暑為一歲之開合。一月之中有晦朔。一日之中有晝夜。至於時刻分晷。以及一呼一吸之間。莫不有自然開合之道焉。則知作畫道理。自大段落。以至一樹一石。莫不各有生發收拾而後。

可謂筆墨能與造化通矣。有所承接而來，有所脫却而去，顯然而不晦，秩然而有序，其於畫道庶幾矣。今提筆者，既不識起訖，復不知操縱，滿紙填塞，直是亂草堆柴，局勢之謂何，而猶自以為是筆墨耶。

筆墨相生之道，全在於勢。也者，往來順逆而已。而往來順逆之間，即開合之所寓也。生發處是開，一面生發，即患一面收拾，則處處有結構。

而無散漫之弊。收拾處是合。一面收拾。又即思
一面生發。則時時留餘意。而有不盡之神。朽筆
一下。大局已定。而中間承接之處。有勢雖好。而
理有礙者。有理可通。而勢不得者。當停筆細商。
候機神湊會。一筆開之。便增出許多地面。且深
且遠。但於此。不即為商。所以收拾。將如何了結。
如遇綿衍拖曳之處。不應一味平塌。宜另起波
瀾。蓋本處不好收拾。當從他處開來。可免平塌。

矣。或以山石，或以林木，或以烟雲，或以屋宇，相其宜而用之，必勢與理兩無妨焉。乃得揔之行筆布局，無一刻離得開合者。故特拈出，申諸同志。

作書發筆，有欲直先橫，欲橫先直之法。作畫開合之道亦然。如筆將仰，必先作俯勢；筆將俯，必先作仰勢。以及欲輕先重，欲重先輕，欲收先放，欲放先收之屬，皆開合之機。至於布局，將欲作

結密鬱塞必先之以疎落點綴將欲作平行紆
徐必先之以峭拔陡絕將欲虛滅必先之以充
實將欲幽邃必先之以顯爽凡此皆開合之為
用也學者未解此旨斷不可任意漫塗請展古
人所作細以此意推之由一點一拂以至通局
知其無一處不合此論則作者之苦心已得然
後動筆摹仿頭：是道矣。

布局先須相勢盈尺之幅凭几可見若數尺之

幅須挂之壁間遠立而觀之。朽定大勢。或就壁
或鋪几上。落墨各隨其便。當於未落朽時。先欲
一氣團鍊胸中。卓然已有成見。自得血脉貫通。
首尾照應之妙。上幅難於主山。下幅難於主樹。
水要有源路。要有藏幽處。要有地面。下半少見
平陽。脈絡務須一串。山樹貴在相離。水口必求
驚目。雲氣足令怡情。人物當簡而古。屋宇要朴
而藏。偏局正局俱應如是。

天下之物本氣之所積而成。即如山水自重崗
複嶺。以至一木一石。無不有生氣貫乎其間。是
以繁而不亂。少而不枯。合之則統相聯屬。分之
又各自成形。萬物不一狀。萬變不一相。控之統
乎氣。以呈其活動之趣者。是即所謂勢也。論六
法者。首曰氣韻生動。蓋即指此。所謂筆勢者。言
以筆之氣勢。貌物之體勢。方得謂畫。故當伸紙
洒墨。吾腕中若具有天地生物光景。洋洋灑灑。

其出也無滯其成也無心。隨手點拂而物態畢
呈滿眼機關而取携自便。心手筆墨之間靈機
妙緒湊而發之。文湖州所謂急以取之少縱即
逝者是。蓋速以取勢之謂也。或以老杜十日五
日之論似與速取之旨相左。不知老杜但為能
事不受迫促而發。若時至興來滔汨誰可
遏抑。吳道子應詔圖嘉陵山水他人累月不能
就者乃能一日而成。此又速以取勢之明驗也。

山形樹態受天地之生氣而成墨滓筆痕託心
腕之靈氣以出則氣之在是亦即勢之在是也
氣以成勢以却氣勢可見而氣不可見故欲
得勢必先培養其氣能流暢則勢自合拍氣
與勢原是一孔所出洒然出之有自在流行之
致迴旋往復之宜不屑以求工能落而自
合氣耶勢耶併而發之片時妙意可垂後世而
無忝質諸古人而無悖此中妙緒難為添湊而

成者道也。

機神所到無事遲回顧慮以其出於天也其不可過也如弩箭之離弦其不可測也如震雷之出地前乎此者杳不知其所自起後乎此者官不知其所由終不前不後恰值其時與與機會則可遇而不可求之傑作成焉復欲為之雖倍力追尋愈求愈遠夫豈知後此之追尋已屬人為而非天也惟天懷浩落者值此妙候恒多又

能絕去人為。解衣磅礴。曠然千古。天人合發。應手而得。固無待於籌畫。而亦非籌畫之所能及也。或難之曰。機神之妙。既盡出于天。而非人為之所得。幾固已。今者吾欲為之心。獨非屬人手。曰。蓋有道焉。所謂天者。人之天也。人能不去手。天則天亦豈長去乎。人當夫運思落筆時。覺心手間有勃。欲發之勢。便是機神初到之候。更能迎機而導。愈引而愈長。心花怒放。筆態橫生。

出我腕下。恍若天工。觸我毫端。無非妙緒。前者
之所未有。後此之所難期。一旦得之。筆以發意。
意以發筆。一。意相發之機。即作者亦不自知所
以然。非其人。天資高朗。淘汰功深者。斷不能
也。夫非天資高朗。淘汰功深者。不能不遲迴顧
慮。於是畢其生。無天機偶觸之時。始因不能速
以至不得勢。繼且因不得勢。而愈不能速。囿於
法中。動輒為規矩所縛。拘于象內。觸處為形似。

所牽釋家所謂具鈍根者也其于茲事何啻千里。

醞釀

一切位置林壑高下烟雲掩映水泉道路籬落橋梁俱已傳當且各得勢矣若再以躁急之筆以幾速成不但神韻短淺亦且暴氣將乘雖有好勢而無閒靜恬適之意何足登鑒者之堂於是停筆靜觀澄心抑志細斟酌務使輕重濃

淡疎密虛實之間。無絲毫不愜。更思如何可得
深厚。如何可得生動。如何可得古雅。堪玩如何
可得意。思不盡如何可得通幅。聯絡如何可得
上下照應。凡此皆當反覆推究。而非欲速者所
得與也。且同是一人手筆。其出於閒靜之時者。
自有閒靜之致。出於躁急之候者。與會雖高。而
一段輕遽之意。不足為觀者重矣。試觀古人傳
作。初展時。見其筆勢飛動可喜。未足以盡其妙。

也。當細玩其深厚渾融之氣。不知幾經蘊蓄陶
泐而後得此者。乃今學者。或自喜才情富有。或
自矜筆意飛揚。任意揮掃。不自顧惜。到後來。不
覺入于油滑。佻健。其弊一成。畢生莫挽。雖有過
人才情筆氣。終難到古人地位。吾所謂醞釀云
者。斂蓄之謂也。意以斂而愈深。氣以蓄而愈厚。
神乃斯全。暴著者能斂蓄。則將反乎退藏。輕易
者能斂蓄。則將歸乎厚重。能退藏則神長。能厚

重則神固。夫神至能固而且長。又何患乎不望見古人。

有畢生之醞釀者。有一時之醞釀者。少壯之時。無收並蓄。凡材之堪為吾用者。盡力取之。惟恐或後。惟恐不多。若少緩焉。其難免失時之歎。及至取資已富。別擇已精。則當平其心氣。抑其才力。以求古人之所以陶澌其性情。而自成一種氣象者。又不在于猛烹極煉之功。是則一生之

醞釀者也。因有所觸乘興而動則免起鵲落欲
罷不能急起而隨之。蓋恐其一注而不復再觀
也。若其跡象既成林壑畢現又當靜檢其疎失
細熨其矜暴聚之以致其堅凝融之以至於鎔
化粹然以精穆然以淡務令意味醇厚咀嚼不
盡而後已。是則一時之醞釀者也。要之速以取
者始之事也。緩以疑者終之事也。若既能速其
所當速而復能緩其所當緩焉。安有不足觀者。

手.